

菜園的美人蕉



人與事

珍妮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我的故鄉桑海大地還是一派田園風光。我家門前是一片稻田，稻田盡頭是一條清澈的小河，小河的源頭是柘林水庫（現在叫廬山山海）。有一年，我勤勞的父親在靠近河邊的荒地上開墾了一塊菜園。一年四季，菜園裏種着辣椒、西紅柿、茄子、黃瓜、蘿蔔、芹菜等各色蔬菜。夏天的菜園最是姹紫嫣紅，碧綠的辣椒結得密密實實的，紫紅的茄子掛着晶瑩的露水，長長的豆角一串串垂掛在葉子中間，嫩綠的黃瓜梢上還掛着黃色的花兒。

夏天的黃昏，暑氣逐漸消散下來，父親下班後經常帶我去菜園澆水除草。在那個物資貧乏的年月，父親工資不高，卻要養活一家人。春夏秋冬，菜園裏的各色蔬菜解決了一家人吃新鮮蔬菜的問題，而且自家種的菜，比外面買的更鮮嫩可口。

初一時我從好朋友桂珍同學家的院子裏挖了幾棵美人蕉種在了菜園裏，美人蕉生長很快，二、三年的時間就長成了一片。每到夏秋之際，鮮艷的花朵像一串串小火炬開



▲美人蕉。

直航與繞行



人生在線

延靜

北京至多倫多一萬多公里，飛行十三個小時。最近中國和加拿大經過商談，決定恢復北京至多倫多的直航。而這條航線停飛已有三年多。在多倫多的女兒和女婿十多年來，在停航之前，乘此航班來往於多倫多和北京之間，看望自己年邁的父母，路途雖然遙遠，但下飛機後即到北京，沒有多少不方便。

我也曾到機場接過女兒，航班

永興島海邊的夜色下



准風物談

胡竹峰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七日，三沙，永興島上。或許因為立冬，身居南國海島，風裏也依稀傳來幾絲清涼氣息。涼風吹在臉上，好像有三五片黃葉凋零自心間飄過。不知道涼意何處發生，姑且當它來自北方吧。

晚飯時，酒酣耳熱，豈料餘情未散，生出夜遊興致，想去海邊看看。一路走，漸漸覺出風大，吹得那些椰林屈膝垂首彎腰躬身低頭，變出「胸懷若谷」的剪影。不多時，到海邊，風越發大了。站在樹下，獵獵聲如裂帛似斷鐵，又像鋼刀破竹。小時候常見祖父柴刀開竹，自秒頭入刀，徑自揮向竹根，就此一分为二，看得人極爽利。

興許街燈下站久了，眼前須臾一黑，彷彿有神力拉開一張巨大的黑幕，幕天席地橫互眼前。又好像立着一堵牆，高聳九萬九千里，長跨九萬九千里，厚達九萬九千里。一瞬間，有些許窒息感和驚心。

走到沙灘上，遙見海面一燈，莫名覺得那就是漁火。好像只有把它當作一盞漁火，心裏才能生出柔情，多些古典的詩意。在黑漆漆的夜色裏稍微久了，開始看見海水看

在闊大的綠葉之上，為綠油油的菜園築起了一道火紅的屏障。那時我還不知道此花與佛祖有關，還不知道蘭花美人蕉姐妹仙子的傳說。

七月流火。正在師範大學中文系就讀的二姐在家休暑假，一天下午，她在家輔導幾個弟妹做作業。我在寫老師布置的一篇文章，正抓耳撓腮不知如何落筆，二姐指着不遠處菜園裏正怒放的美人蕉說：「遠山如黛，稻田裏的秧苗一片青翠，菜園裏的各色蔬菜鮮艷奪目，艷紅的美人蕉可不正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寫作文要從生活出發，要注意觀察生活，才能寫出真情實感。」二姐說：「把美人蕉種在菜園，地方選得真好。」我高興地說：「美人蕉還是我種的呢。」在二姐的鼓勵下，我又陸續在小菜園四周種了雞冠花、節節高、太陽花等，一到春夏之交，菜園被五顏六色的鮮花包圍着，就像鮮花紮就的籬笆，煞是好看。

後來，我去外地求學，我家也搬離了老家的宅院，小菜園無人打理，慢慢荒蕪了……

多年過去了，再次回鄉，家鄉的田園風光已無跡可尋，故鄉的小菜園已成為贛江新區中醫藥創城的中心，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再也找尋不到當年美人蕉的痕迹。

歲月流逝，滄海桑田。隨着年齡的增大，我愈加懷舊，時常會憶起往日的少年時分，憶起故園的山川風物，憶起昔日親人的音容笑貌，他們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

月光輕灑小軒窗，蘭花美人蕉影長。美人蕉向陽而生，開得美麗而張揚，不管是在過去，還是在未來，都守護着我們美麗富饒的家園。



如是我見

厲彥林

當年，面對水量不足的難題，工部尚書宋禮憂心忡忡。他深入民間訪查，幸遇「汶上老人」白英，這位民間治水專家提出「借水行舟、引汶濟運、挖諸泉、修水櫃」的治理方案，破除元代堽城壩，使汶水不再流入洸河，在汶水下游南城子附近攔河築壩，遏汶水進入小汶河，引流到南旺分水口，通過河底部的魚脊狀石撥，即「魚嘴」，將汶水分流南北，實現水量分配的「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成功解決了京杭大運河「水脊」缺水的難題。戴村壩的功能等同於人的「心臟」，因而被譽為「運河之心」，它保證了京杭大運河明清兩代五百年漕運暢通。

明至清中葉，是京杭大運河的鼎盛時期，依賴這條漕運大動脈，南方的糧食等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北京。故有「運河一日不通，京城萬分驚恐」之說。

朝廷修建戴村壩，自一四一一年起，徵調民夫十六點五萬人，歷時八年時間完成，距今已經是六百多年。

大壩分為三部分，從南向北依次為：主石壩、太皇堤和三合土壩。三部分既各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專程前往阿姆斯特丹城外十幾公里的小城哈勒姆，目標只有一個：坐擁全球範圍內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肖像畫巨匠弗朗斯·哈爾斯（Frans Hals）真跡最多的博物館。可以預見的是——這將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看臉」之旅。

生於比利時安特衛普、年幼隨家人搬到哈勒姆的弗朗斯·哈爾斯是「荷蘭黃金時代」當之無愧的「初代大佬」。他比倫勃朗年長一輩，比後者早三年去世，擁有一個更為長久的職業生涯。坐落哈勒姆城中心的弗朗斯·哈爾斯博物館（Frans Hals Museum）並非是畫家故居，這座興建於一六〇九年的建築前身做過養老院和孤兒院，直到一九一三年為紀念這位哈勒姆城史上最負盛名的畫家才改為博物館。如今，這棟帶有巨大庭院的老宅已成為哈爾斯的「主場」。想系統性了解這位比倫勃朗更早在肖像畫領域綻放的藝術家，這兒是必到之處。

五幅由弗朗斯·哈爾斯繪製的民兵聯群像無疑是弗朗斯·哈爾斯博物館最重量級的藏品。站在展廳正中央，一種被「圍觀」的錯覺撲面而來：畫中既有聚會場合也有告別宴，那感覺，彷彿我誤打誤撞闖進了饕餮盛宴的席間，所有衣冠楚楚的民兵聯隊成員們都按下了暫停鍵，定睛觀瞧我這個幾世紀後的外來者。這其中，畫家哈爾斯本人也悄悄躲在《聖喬治民兵警衛隊的軍官和士士》最後一排的左上角「偷窺」着所有來訪的遊客。展廳內有互動環節頗為有趣：供訪客歇腳的沙發旁掛着一套民兵連服飾：他們畫中所佩戴的黑色官帽、白色的拉夫（Ruff）蕾絲領和象徵身份的橙色綬帶都可在現場供所有人佩戴並合影留念。在穿戴上的那一刻，觀者會成為群像成員們的一分子，確也是份奇妙的觀展體驗。

「運河之心」貫南北(中)

自獨立，又相輔相成，互為利用，互為保護，形成了「三位一體」的獨特布局。從整體上看，既有都江堰的原理借鑒，又有自身獨到特色。最南端的主石壩呈南北向長四百四十三米，自身又分三段，北邊一段叫玲瓏壩，中間一段叫亂石壩，南邊一段叫滾水壩。滾水壩在三壩中最低，它的作用是在汶水開始上漲、小汶河河水位超過安全界線後向西漫水，以防小汶河決口。北邊的玲瓏壩比滾水壩高零點一米，中間的亂石壩又比玲瓏壩高零點二米。隨着汶水水位的升降，三壩分級漫水，可調蓄河水儲量。戴村壩在防汛工作中承擔着固定河槽、控制河勢、攔沙緩洪等作用，是重要防洪工程。

戴村壩修築難度大、技術含量高、功能發揮絕，既有水利工程精髓的傳承，又有獨特的技術創造。歷經六百年風雨沖刷，也曾毀壞多次，但是整體架構依然是保持着最初的雄姿，這到底蘊含着什麼精妙設計和科學道理呢？戴村壩的技術有三絕：一是在沙灘上用木樁築壩，技術處理堪稱一絕；二是分級漫水，達到排洪防溢，調蓄汶水以濟運的目的，科學設計又是一絕；三是一壩使運河興國旺家數百年，功能發揮也是一絕。古時候沒有鋼筋水泥。壩體內採用柏樹打樁，用糯米汁和

楊樹汁攪拌澆築。大壩為石結構，巨大的石料鑲砌精密牢固，石與石之間採用束腰鎖扣法，一個個鐵扣相連，把整個大壩鎖為一體。

戴村壩沒有以修建地南城子命名，而是用了稍遠一些的戴村，取「戴」字「土上共下田在中，旁有金戈護九州」的美好寓意。

登上寬闊的戴村壩，舉目遠望，長長的大壩若一條巨龍，橫臥在寬闊的汶河之上。壩台上游，水面寬闊，一望無際，天水相連。微風吹過，碧藍的水面泛起耀眼的光澤，幾群野鴨在自由戲水捕食。

登上了「虎嘯亭」，可見亭子與戴村壩遙相對應。從亭中觀戴村壩，又是另一番情景：雄偉的戴村壩猶如一隻咆哮的老虎，激流從虎嘴裏噴薄而出，越壩而流，形成三道美麗的瀑布，飛流四濺，玉珠疊盤，令人目不暇接。聲如萬虎齊嘯，震耳欲聾，其聲撼人心魄，能遠播數里之遙。

戴村壩的建成，徹底解決了大運河的「心臟病」，「八百斛之舟迅流無滯」，每年的運力增加至四百萬石左右，十倍於元朝。沿河德州、臨清、濟寧等十一處府州縣成長為全國重要城市。戴村壩被中國大運河中遺考察組讚譽為「中國古代第一壩」「大運河之心」。

在哈爾斯博物館被「圍觀」



◀ 弗朗斯·哈爾斯博物館一景。

作者供圖

在哈爾斯博物館中，個人最喜歡的是一間掛滿單人肖像的展廳。這間被印有凸紋的尼德蘭傳統皮革牆板（Leather wall panels）所包裹的房間所展出的都是清一色的「黑衣人」——全部在暗色背景下呈現的身穿黑衫頸圍拉夫的紳士貴婦。相比較群像展廳的人頭攢動和熱鬧喧囂，這個空間素雅很多，可以坐在長椅上靜靜地和每個人「對話」，傾聽他們訴說獨一無二的故事。

近兩小時的觀展體驗，對我這個多年「倫勃朗死忠」而言是一個巨大的補充。在到訪之前，我始終抱有「哈爾斯不如倫勃朗」的偏見。但在欣賞過館內眾多出自各階層人物肖像之後，我對哈爾斯的藝術有了嶄新的認知。兩人的創作巔峰雖都以傳神精道著稱，卻有着顯著差異——倫勃朗筆下的肖像刻畫的是人性，其塑造充滿了深邃的厚重；那麼哈爾斯的人像則詮釋的是性格，其落筆蘊含着率性的瀟灑。

年輕時的倫勃朗和哈爾斯都對細節有着不同程度的偏執，想來也正常，畢竟如日中天時都想最大限度炫技，但在倫勃朗的黃金期作品中你是無法發現筆觸的。他會將所有創作痕跡圓融至無法察覺，無論是人體肌膚還是物體肌理，

都被他以假亂真地描摹。待到中年後，他才大量使用「厚塗法」（Impasto）進而留下明顯的落筆印記，卻又破天荒打造出一種在西畫史中獨孤求敗、能夠「入骨畫魂」的深刻。反觀哈爾斯的肖像畫，只有當你在咫尺之距直面哈爾斯博物館中懸掛的人像時，才能意識到其局部細節所追求的是一種接近國畫小寫意的境界——用可清晰可見的灑脫塗抹將民兵聯成員又腰拐向觀者的姿勢、袖口露出的蕾絲、綬帶纏繞的花球，以及金燦燦佩劍的鏤空裝飾勾勒出來，而非極致的工細寫實。這些超越時代的鬆散筆觸（Loose Brushwork），才是馬奈和梵·高等十九世紀印象派畫家們不遠千里專程來到哈勒姆「偷師」的根本。

以假亂真的技法固然是一種天賦技能包，但無論是哈爾斯還是倫勃朗，在西方美術史上的崇高地位絕非依靠的是工細，而是鬆散和厚塗之後的寫意。「看到弗朗斯·哈爾斯的畫作是多麼讓人愉悅啊，和那些每個局部都被同樣手法精雕細琢過的畫作是那樣與眾不同」。當我被弗朗斯·哈爾斯筆下那些精妙傳神的人物集體「圍觀」之時，才徹底領悟了文森特·梵·高寫給弟弟提奧信中的這句肺腑之言。

「孔雀」煥新



市井萬象

江蘇南京，工作人員在鼓樓廣場「孔雀」綠雕處忙碌，將不耐寒的植物換成佛甲草、紅景天等耐寒植物，並對「孔雀」綠雕各個部位及內部結構加固維修，確保「孔雀」在冬天依舊呈現美麗的形象。

中新社

